



岁月如歌

春分

文/罗依衣

春分春分,百草返青,这个节气一过,春天才算真正站稳了脚跟。

春分这个节气很妙,一个“春”,一个“分”,两个字就这么简单,却暗含着天地间的公平。这一天,白天黑夜平分秋色,各占12个小时。古人说得更玄乎:“春分者,阴阳相半也,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”想想也是,人活一世,能有这么一天,白天黑夜一样长,倒像是命运给我们提了个醒——做事不能太过,要留有余地,一半一半才刚刚好。

说起来,春分也是个挺“好玩”的节气。最出名的自然是竖蛋,“春分到,蛋儿俏”,打小就听老人念叨。有一年我较真,春分那天真从灶台上摸了个鸡蛋,小心翼翼地立在桌面上。那鸡蛋晃悠悠,竟真的站住了!阳光从窗格子斜射进来,照在那枚立着的鸡蛋上,竟觉得里头藏着整个春天的精气神。后来看书才知道,这竖蛋的习俗,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。民俗学家说,这地球的地轴与公转轨道平面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,加上新鲜鸡蛋蛋黄下沉重心低,就容易竖起来,可我倒宁愿相信那个更古老的传说——阴阳家邹衍告诉大将乐毅,春分这天阴阳平衡,真气平和,万物都找到了平衡点,鸡蛋自然也就站得住。古人的智慧,总是这般诗意的。

田野上,这时候也热闹起来,“一候玄鸟至,二候雷乃发声,三候始电。”燕子最守时,去年飞去的那些燕子,该是顺着老屋檐口回来才对,春雷也开始在天边滚动,闷声隆隆,好似有人在天上推着石磨,闪电偶尔划破云层,给这春天增添了几分生气。花事也是一波接一波地开,海棠红着脸,梨花白得像雪,木兰花举着酒杯似的花朵,把枝头都压弯了。

乡下的农人最懂得春分,“春分麦起身,一刻值千金”,冬小麦正在拔节,油菜花开得金灿灿的,这时的时光,是用黄金都换不来的。父亲那一代的老人就会念叨:“夜半饭牛呼妇起,明朝种树是春分。”岭南一带,春分这天有吃“春菜”的习俗,就是一种野苋菜,摘回来跟鱼片一起煮汤,叫做“春汤”。有句俗歌唱得好:“春汤灌脏,洗涤肝肠,阖家老少,平安健康。”在北方则要犒劳耕牛,拿糯米团子喂它,感谢它一年的辛苦;还要“粘雀子嘴”,就是煮些无馅汤圆,用细竹签串起来插在田边地头,让麻雀啄食,粘住雀嘴,免得它们糟蹋庄稼。这些老习俗,想来都格外可爱,把日子过成了诗。

忽然想起《尚书》里记载,早在商代之前,先民们就定好了春分这个节气,“日中星鸟,以殷仲春”,就是说春分这一天黄昏的时候,看见“鸟”星出现在正南方天空正中,就知道仲春来了。古人观天象以定农时,那种与天地对话的虔诚,如今想来,依旧让人动容。

春分,分了昼夜,也分了寒暑,均分了春色,也平分了光阴。它分的,又何止这些呢?把日子一分为二,一半用来干活,一半用来开心;一半留给俗世,一半留给诗意。

昨日重现

爸爸的“二月二”

文/魏世通

“二月二,龙抬头,大家小户使耕牛。”在我老家的村子里,这句民谣就像一道号令。日子刚一迈进二月的门槛,风就变了味道,不再是冬天干巴巴的冷,而是润润的、痒痒的,吹在脸上,让人直想往地里跑。而对于我来说,二月二之所以特殊,是因为这一天,是我爸爸一年春耕的“开幕式”。

记忆里的那个清晨,我是在一种窸窸窣窣的声响里醒来。不是鸡叫,也不是鸟鸣,是爸爸在院子里打磨那些歇了一冬的农具。锄头、铁锹、镐头,一件件摆开,他蹲在磨刀石旁,双手用力按压着锄刃,身体一起一伏,那“嚯嚯”的声音沉稳而有力,仿佛不是在磨铁,而是在唤醒沉睡的土地。

等我穿好衣服跑到院子时,天刚蒙蒙亮,爸爸已经收拾妥当,正往一个褪了色的军用帆布包里装东西。那里头有妈妈半夜起来烙的饼,还有几头大蒜和一大壶酩茶。他直起腰,拍拍手上的土,望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,嘴里念叨一句:“龙都抬头了,人也不能懒着,今儿个得把南坡那块地的坷垃都敲碎了。”

我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他出了门。田野里已经有了三三两两的人影,远远地能听见说笑声和牲口的响鼻。地还是那块地,可经过一个冬天的沉睡,踩上去软绵绵的,带着一股子新鲜的潮气。爸爸脱下外套,往地头一扔,朝手心唾沫,两手一搓,便握紧了锄把。

他不说话的时候最威严。每一锄头落下去,都精准有力,大块的冻土应声而碎,他在前面开垄,那垄沟开得笔直,像用墨斗线绷过一样。我跟在后面,负责把地里的石头和干草根捡出去,扔到地边的篮子里。累了,我就坐在田埂上看着他。他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润湿了一大片,脊背弯成一张弓,一起一伏间,仿佛不是在耕作,而是在和这片土地进行一场古老的对话。

“爸,歇会儿吧,喝口水。”我喊道。

他这才直起腰,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抹一把脸,走过来接过水壶,“咕咚咕咚”灌下去半壶,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他望着脚下这片被梳理得平平整整、没有一块杂坷垃的土地,眼睛里闪着光:“你看,这地整好了,过两天一场雨,种子撒下去,秋后就是好收成。人哄地皮,地皮可就哄肚皮啊。”

歇不过一袋烟的工夫,他又起身了。晌午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,偶尔有布谷鸟从头顶飞过,留下一串清脆的叫声。田野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,整地的、送粪的、选种的,沉寂了一个冬天的村庄,在这一天彻底活了过来。

傍晚收工的时候,晚霞把西边的天烧得通红。爸爸扛着锄头走在前头,我跟在后头,一大一小两个影子被拉得老长。路过村口,有人和他打招呼:“他叔,这么早就收工了?二月二可是大囤满小囤流的日子啊!”爸爸笑着回应:“早不起,晚不歇,就图个龙抬头的好兆头!”

回到家里,妈妈已经包好了饺子。爸爸洗了把脸,坐在桌前,破例倒上一盅白酒,抿一口,滋喽有声。他看看我,又看看妈妈,忽然笑了:“今儿个二月二,龙都抬头了,咱家的好日子,也得跟着抬起头来。”

那时我还不完全懂这句话的意思,只觉得灯光下的爸爸,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似乎都被一种叫做“希望”的东西给抚平了。

如今我离开家乡多年,住在城里,早已听不到那“嚯嚯”的磨锄声。但每到农历二月初二,我总会想起那个清晨,想起爸爸躬耕于田垄的背影。我才明白,爸爸的春忙,不只是为了那一季的收成,他是在用一生的勤劳,为我们这个家,犁开一片叫做“好日子”的土地。



风铃版投稿邮箱:lybdx1862@163.com